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曾为航空事业熔炼出第一炉铝水,为飞天铸造了第一块铝锭,为航空事业铸造了第一张铝板,为遨游太空航天设备制造了第一根铝线……日前,工信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的老办公楼、201中心实验室、文化宫等核心物项被认定为国家工业遗产——

老建筑刻记的东轻荣光

□姜炎妍 孙铭阳 吴玉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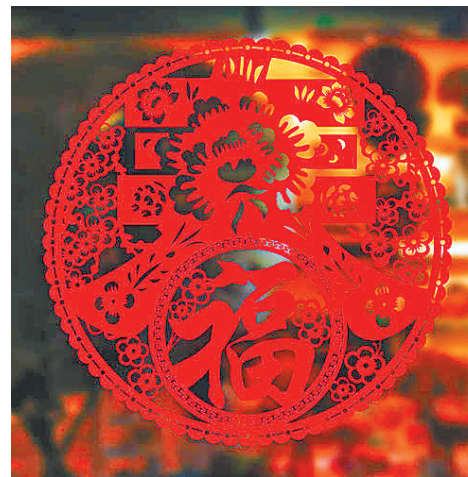
旧年小忆

□王贵宏

街头日趋喧闹,鲜红的春联频频入眼,新年已近在眼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飞逝,镜中的我已觅不到青春的蛛丝马迹,细微皱纹顽固地刻入眼角,白发也从稀疏的鬓角里探出头来,思之人生短暂,不觉已至中年,心内禁不住泛起阵阵感慨。

我童年过年是在小兴安岭的大山里,虽无城里火树银花的绚烂,更少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但那种独特的欢乐气氛和情境依然使人感受到生命的红火和过年的热烈。事实上,接近农历年底,山村里的年味已经浓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揭开了过年的序幕,持续不断地包冻饺子蒸粘豆包等更为过年增添充实的内容。

尽管那时生活拮据,物资匮乏,但父母在过年时仍挖空心思使其尽可能丰富些,让孩子们换套新衣衫。这是古往今来留下的一种传统,更是辞旧迎新的象征。那时姊妹多的人家给孩子们做的新衣都是自家用缝纫机缝制或请裁缝做的,且大多肥大,目的是今年穿了来年仍可以穿,老大穿小了老二可以接着穿。一年中穿惯了旧衣衫的小伙伴们,在穿上新衣服时都格外注意,为避免弄脏扯破,少了许多往日的摔跤打闹。临近年关,母亲将平日积攒下的分分角角,从左一层右一层的布包中抖出来,换回我们盼望已久的糖果和爆竹。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因为分到我们手里的有限。烟花爆竹更是极其珍贵,我和弟弟们常常将一挂鞭炮拆散后细细平分,然后各自放好,给自己规定每日燃放几枚。捱到年三十,那一声声脆响,一束束烟花,燃爆的是童年无限的快乐!



喜迎新春。

少年过年,家境稍有好转。山村家家院内灯笼杆上的大红灯笼,映着厚厚的白雪,柔和而招人喜爱。温暖的室内,火炉上咕嘟地响着开水,人们常常挤坐一室,嗑着瓜子,老人们的故事异常吸引我们。那故事从南朝飞到北国,从关里跳到关外,我们听得入迷,甚至忘了已到年夜饭的时辰。

青年过年,已经另立锅灶。虽然远离父母,交通不便,但回家过年的心却像长了翅膀,往往在春节前几日就按捺不住,自己开车或携上妻儿挤上客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山村。年前帮家里宰猪杀鸡,打扫门庭,去小河溜冰捞鱼……正月,一家人都在丰盛的菜肴前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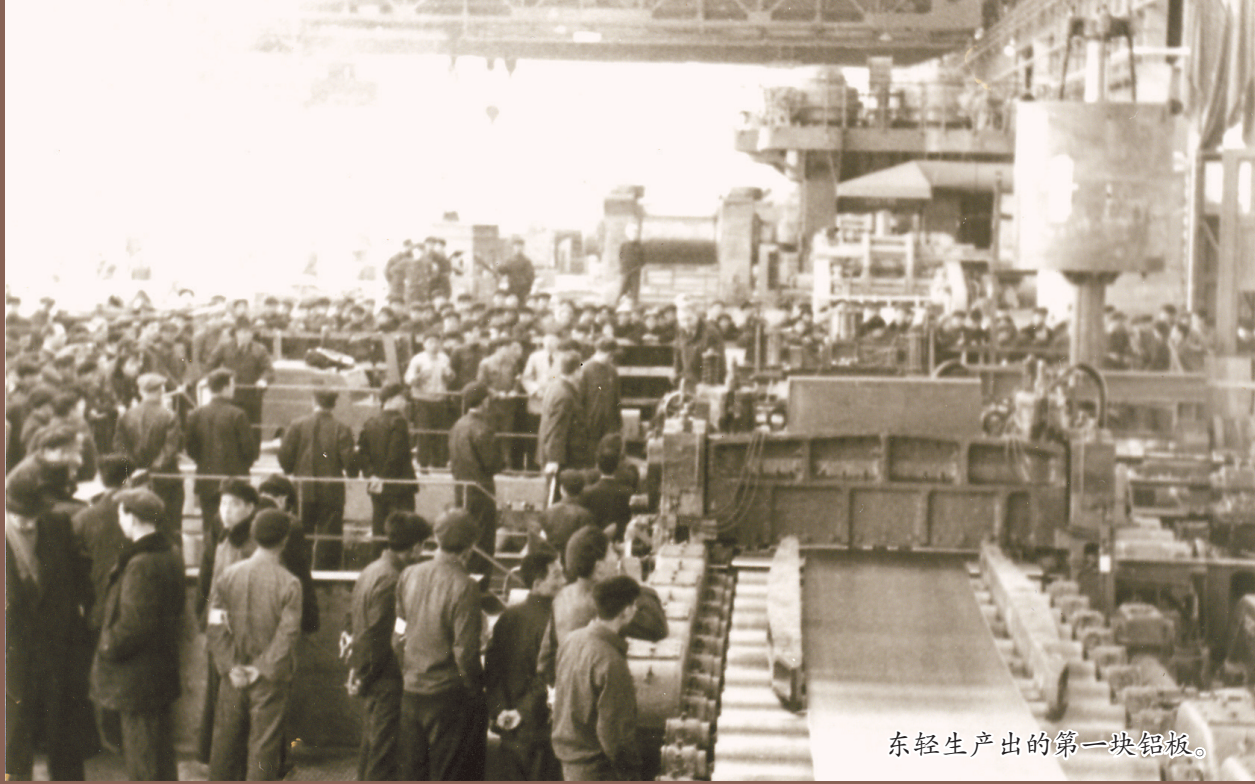
如今过年,父母年迈,已从山村搬到城内,朝夕见其面,时时聆其声,少了诸多思念和过年回家的奔波之苦,内心有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生活,除了需要坚强,需要勤勤恳恳地敬业,需要迎来送往地应酬,更重要的是对父母尽一份孝心,满足全家团聚的夙愿。能够在正月的“年”里一直陪同他们吃饭和唠嗑,老人的内心会感到慰藉和幸福,因此过年我尽可能哪儿也不去。因为年迈的父母怕孤独,在城里又缺亲少友,与邻里也不熟,不能让他们守着电视过年,对着饭菜吃得枯燥。父母吃不惯酒店饭店的饭菜,我们就餐餐自做,花样翻新,设法让一家人吃得舒心。

温馨和幸福的过年,从过去延伸过来,使我对贫困的岁月和父母辛劳的一生有了深刻的理解,也使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虽然如今那种盼过年、临近年根儿偷偷数手指、一遍遍地翻日历牌的天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那脆响的爆竹,高挂的红灯笼,诱人的菜肴,仍使我对过年产生无限的回忆,内心升腾起一缕暖暖的炊烟。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原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即一〇一厂,以下简称东轻),1952年建厂,1956年开工生产。

“一〇一厂是1952年4月开始筹建的。张日新(时任一〇一厂厂长)带着郭励等人第一批来到这里。我是5月6日到,当时的平房区除了老百姓种的地,就是当年日本细菌部队在此毁坏的一些建筑残骸。平地起家,条件是相当艰苦的。记得当时只有两座房子。一座是用木板钉的,张日新住在里间,我住在外间。白天卷起行李卷当办公桌,晚上铺上行李卷当床睡,床底下长满了草。吃饭,就在当年日本侵略者遗留的酿酒用的破房子里站着吃。一个人只有一个饭碗,饭菜都装在一个碗里,当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曾经任一〇一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王哲,在纪念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开工生产四十周年的回忆录里这样写到……



东轻生产出的第一块铝板。

1952年,在北国冰城哈尔滨的东南隅,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大军怀着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新中国第一座铝加工工厂的建设序幕。

一〇一厂是国家“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的两项,是我国第一个铝镁合金加工厂,被誉为国家的第一个“独生子”。厂区的建设,从总图设计直至技术、工艺装备及企业管理等,都是引进苏联模式。

1954年,厂区土建工程全面开展,昼夜施工,一片兴旺景象。老办公楼也随着工厂的开工建设而起,1954年10月10日开工,1955年6月30日竣工,历时8个月建设完成,占地面积927.35平方米,建筑面积3188.3平方米。

从开工生产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东轻一直处于“全国靠一家,一家供全国”的特殊地位,不仅要为国家提供和试制各种军工专项工程材料和重点科研攻关,同时还担负着“出铝材、出人才、出经验”的重任。

也正是在这栋老办公楼里,时任计划科科长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编写了四十六万字的《工厂管理法》,生产线上每一项成绩、企业管理的每一条经验、工人的每一项福利待遇都有了明文规定。1978年,他担任厂长后,依托于《工厂管理法》,一〇一厂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国家计划,8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利润达到2005万元。

老办公楼作为一〇一厂的“决策中心”“智慧中心”,历任厂长(总经理)曾在老办公楼废寝忘食、昼夜奋战,带领东轻人为祖国的国防建设、科技进步、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造就了“祖国的银色支柱”“中国铝镁加工工业的摇篮”。

A 拉开新中国第一座铝加工工厂的建设序幕

B 担起国防军工科研的重任

C 老文化宫,带给东轻人的那些欢乐

为航空熔炼的第一炉铝水,为飞天铸造的第一块铝锭,为蓝天的第一张铝板,为遨游太空的第一根铝线……东轻与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共同成长,在国防军工发展的每个重要历史阶段,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切都离不开东轻人代代相传的科研精神与家国情怀。

实验室大楼(又名201实验室)正是这些成绩的见证者。作为一〇一厂最早的研发基地,这里成功地研制出一系列铝镁及其合金材料,填补了数百项国家空白,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参与制定了90%以上的铝材国家标准和军工标准。

国产第一架飞机、第一枚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原子弹、第一座核反应堆、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远洋巨轮的铝材100%都是东轻公司生产的,见证了新中国铝镁加工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历程,是新中国铝加工业的一面旗帜。

上世纪50年代初,风华正茂的许炳秋,从福建协和大学物理系毕业。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怀揣着建设东北的雄心壮志,许炳秋背起行囊,告别家乡,前往沈阳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作,后因工作出色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来到了当时的一〇一厂,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

东轻技术中心党总支书记张克伟说,听老一代东轻人讲,那时候,工厂的实验楼和大部分主厂房都已完工,主机设备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领导决定由许炳秋负责实验室光谱分析室的筹建和设备安装工作,并要求在两个月之后就能够为熔铸试生产提供分析数据。时间紧,任务重。

许炳秋怀着满腔热情,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干起了中国铝加工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在苏联专家的配合下,每台设备他都亲自动手,精心安装、精密调试,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滴一滴辛勤的汗水,终于将一台精密设备按照规定工期安装就绪。两个月后,他果真拿出了准确的数据分析。

1959年,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国家急需一种特殊工艺管。这种工艺管生产难度大,要求纯度高,微量杂质元素含量仅限于万分之几以下,一旦超标绝对不可使用。

一无资料,二无分析方法,三无精密设备,许炳秋收拾行囊,只身前往北京,在北京图书馆里足足泡了一个月,早上开馆进,晚上闭馆出,饿了就吃口凉馒头,几乎将所有与光谱分析相关的资料查了个遍之后,就风风火火地回厂了。

回厂后,许炳秋就开始了带着全组人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奋战当中,历时两年多,上千次失败后,终于完成了工艺管近20个元素含量的分析测试,独创了我国工艺管微量元素光谱分析方法,填补了国家工艺管生产的空白。

看着眼前这座在风雨中伫立近70年的实验室大楼,张克伟感慨万千。他说,众多技术人员、行业精英从201实验室走出,成为了我国铝镁加工事业人才培养的基地,成长的沃土。

东轻人的足迹遍布铝加工行业,先后援建了西南铝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渤海铝业公司、洛阳有色加工设计院、洛阳铜加工厂、华东铝加工厂、广东有色金属加工厂等一批铝加工企业,为行业直至国家培养、造就和输送了大批本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专家。

D 东轻生产的第一根铝柱锭



东轻生产的第一根铝柱锭。

7

黑龙江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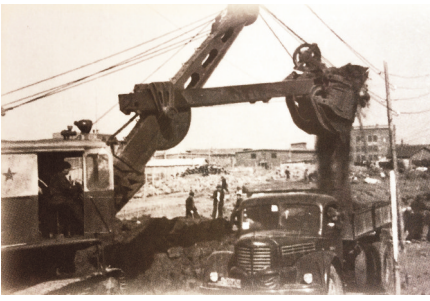
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周末 北国风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毕诗春
(0451-84655933)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二车间轧出第一张铝板。



主厂房基础建设。



龙头新闻客户端



北国风刊 扫码关注